鴛鴦亂飛

文：馮禎　畫：家發

我昨天在澳門發財

四日，沈惠起身，電話鈴响，去接是大衞王的聲音：

「你該起來了！」

「我起來後聽到電話鈴响。」沈惠說：「你在什麽地方？」

「我在家中樓下。」

「看更房中打的電話？是不是？」

「是的，我要到澳門，和家人同去，那邊有我們的親戚，明天我們就回來。怕你找我，所以打這個電話，我們明天回來後，我還打得着給你的電話，你一定在店裡吧？」

「我候你電話，拜拜！」

明天大點半，沈惠在店裡得到大衞的電話：

「我昨天在澳門發財。」

「你也賭錢？」沈惠有些奇怪。

「我以三百元作賭本，十二分小兒科，所定的宗旨是最多輸三百元，決不輸三百另一元。若是贏得到兩千元以上，以超過的數目再賭，贏到無法提高，我至少帶了所贏的兩千元出賭場，結果我帶五千五百元出賭場，贏過七千元，但運氣漸轉了，我是十二分理智的。明天我請你吃飯，八點半仍在快餐店門口候候你，今天我和家人同吃，忙不忙？」

「不忙，明天見了，拜拜。」

「拜拜！」

明天中午，沈惠接到常恒的電話，說要見見她，她說晚上有約會，他問什麽約會，她以爲他不該問的，即說：

「一位老朋友和我有約。」

「交了新的女朋友那位、女朋友是混血兒？」他問。

「算是他也可以，我已經和此人約好，我候你明天來電話了。」

「明天我有應酬。」

「我可不問你什麽應酬。」

「我可以告訴你：和一些同業，你沒空，我過一陣打電話給你了。拜拜！」

沈惠即與常恒道別，咀嚼「過一陣」一詞。她已決定，若他以後不打電話來，自己決不打電話與他。

明夜八點二十五分，沈惠到快餐店，大衞坐的士趕至，開車門迎她上車，（九七）

風言蜂語

倫繆■

請作比較

救世軍指工廈難民中心擠迫。可惜「籠屋」無人關注。

開玩笑？

政府合署紙皮石脫離下墮。這倒有點像開玩笑。

好　計

議員表示改善待遇可解決勞工不足。

打工仔一定贊成。

鴛鴦世界

文：梁倩　圖：主樓　攝：

九七：成田空港初會親

惠子同徐大德遷入新租的一樓一底小住宅了，他們僱了一個下女作一脚踢，兩個也帮手作厨房和清潔工作。惠子與徐郎是純愛情接合，在同居的當夜，她感慨地說：「我是初做酒女認識王君的，我收入不小，後來越做越紅，我將童貞給了他，從不亂花他一個錢，求的是正式結婚。」徐大德感到有點內慌，他摟了她道：「都是我來得不好，破壞了你們！」她掩住他的咀道：「我花錢用私家偵探，很快就查到他帶了個美人去蜜月旅行呀，在你到來只幾天，便完全明白了，所以我才不顧一切，愛上了你。」

「這是機會湊巧，但他內心是不會忘記你的，所以他必然經此事變，精神上受到了打擊，而且你很美，又只十八歲，另一個女人和他同學，天天見面，作了朋友。我不相信他有心換一個女友，即算那個是個美人。」

她吻他道：「所以我向你有一個要求，在你九月一日開學前，爲了我們未來的兒女，我們必須趕辦結婚，簡單一點，但必須正式有披露宴。」——「披露宴對我可以，但在這裡，勢必影响你的工作。」這話提醒了她，惠子摟着他道：「我坦白說，只須我按時返工，七點到十一點，我乘現在青春，賺錢是很容易的——大都市中，女人有點姿色，賣笑與賣春，乃是職員當中收入最大的——因爲男人各有他們的家外生活——不可少的消遣生活——酒和女人。我不會賣身的——我以爲賣身便一切完了——我頂多陪酒！」

「連一個吻也不給客人，沒理由賺很多的錢！」徐大德坦然道：「只不賣身就仁至義盡了，而且青春有限，似你十八歲，很快便二十二三了。你可愛在爲人，我捨不得你的。」她啜吻他道：「有你這個丈夫，我決不會淫浪的，互相以心相愛好了。」

這新居第一晚，兩個達到了性需要的最高峰，他們決定到名古屋去請一個律師辦登記証婚，她請假一天，然後照常上班。在他們遷新居後幾大，王友春偕同喜芬和她的小弟到成田國際空港，同接她父母經香港飛回。喜芬介紹她父母見王友春：「一個新朋友，下月進慶應的研究院，香港人……」工商巨子方面大耳，僅兩鬢花白，是個氣派不凡的紳士，滿面堆笑同王友春握手，喜芬再介紹了豐容盛鬢的母親，望之以三九許人。夫人恭敬敬地向友春行了日本禮，一邊已在用心打量這個青年。

九七：好像傳染病一樣

「我沒撒謊，的確是睡過了鐘。」曾美萍說，「昨天晚上，跟幾個朋友去喝酒，一直鬧到天亮，結果我醉倒了，就在朋友家睡覺，一直睡到了五點多鐘才醒來！他們不知道我下午要錄影。」

「好了，現在先別爭論這個問題，你不遲也遲了，多講也沒用。這時候最要緊的是馬上開始錄影。你弄好頭飾立刻進錄影廠。」關志說罷匆匆先進廠去了。

上了編導控制室，關志立即叫工作人員重新打燈。

七點鐘，錄影工作總算開始了。

將近九點，錄影却被迫停頓下來——因爲一個配角和一個特約演員突然不見了踪影。

「吃飯以後就不見他們了。」一個藝員說。

「他們根本沒上Canteen吃飯。」一個臨記說，「也許他們以爲今天的戲拍不成，悄悄地走了。」

「嘿，又失踪了！一個接着一個，好像傳染病一樣！」關志煩躁地呢喃着。

那個特約演員的戲可以删掉，可是，配角的戲却是下一集的一條伏綫，不能砍的。士急馬行田，這時候，關志只好把這一場戲跳過，先拍其他的。

到十一點，有人來催收工。

「我們的戲還沒拍完，收什麽工呢？」關志說。

「可是，你們的廠期是預訂到十一點鐘的，現在已經到時間了。」管理人員理直氣壯地說。

「誰接着要用廠？」關志問。

「沒有。」對方搖頭。

「那應該讓我們拍下去呀！」關志說，「我們今天的廠期雖然是從下午三點到晚上十一點，可是，因爲有人遲到，實際上我們是晚上七點才開始用這廠的。」

「那是你們的事，我只是執行公司的制度罷了。」管理員說。

九七：好像傳染病一樣

何必再逢　（五）

城市之光　■匡成

第二天，陳維新的電話打到公司來了：「琴，可否抽出一些時間，我們話舊？」

「當然可以，而且應該，祇是日期時間怎樣？」

「我回來雖然有公事，但空閒的時間比較多，你是大忙人，日期、時間、地點，由你安排好了。」

梁綺琴揭一下日曆簿，笑道：「眞巧，今夜沒有特別應酬。」

「就今晚吧。時間、地點呢？」

「時間，我下班後就可以，至於地點，如果你不介意，不如到我家中來。」

「固所願也，不敢請耳。」陳維新連忙問地址。

兩人分手了，彼此互祝的話是相同的，希望彼此在事業上，百尺竿頭，更進一步。

七年來，彼此僅客氣地通過一兩次信，每年祇是一張聖誕咭，保持聯絡。

不過，分手了後，她常常拿他去和新相識的異性朋友比較，總覺得新相識的異性，在若干地方，比不上陳維新，當然，所指的是擇偶對象而言，那些已婚的成功男士，當然不會去想他。

這次突然再見，事前絕無跡象，他回來了，自己也不知，而徐展堂約會自己，也不說明，顯然是有心如此再見的。

九七：好像傳染病一樣

風雨廣播道　■陳浩泰

阿超曰：「冷佬許，總而言之，值七百萬又好，八百萬又好，我係識貨之人，到時估價，如果值四百萬，咁你又點？」

冷佬許曰：「咁我又唔知嗰，但賣方話值咁多，我諗亦不會太過離譜。」

阿超曰：「唔使講，冷佬許，你嚟多多口水有用。」

冷佬許有計，只有回覆大哥炳，親信阿發，阿發怒曰：「乜這個阿超咁寸！」

冷佬許曰：「發哥，睇佢意思，似乎對我嚟有多少懷疑。」

阿發曰：「對我嚟有懷疑？」

冷佬許曰：「佢怕帶得太多錢，恐防有失。」

阿發曰：「即是話我地會謀佢？」

冷佬許曰：「佢有咁講，一口咬死，帶二百萬做生意，有得鈎。」

阿發曰：「咁佢想點？想帶幾多？」

冷佬許曰：「佢有講，我又不能揸主意，睇來佢想百二萬買晒呢批貨。」

阿發曰：「挑，我丟落海都不會益佢！」

冷佬許曰：「發哥，我嚟等米落糧者也，無謂搞喝咗。」

阿發曰：「唔怕，我嚟有貨在手，一定有買家。」

但阿發亦有法子揸主意，只有與大哥炳商議，大哥炳曰：「阿發，你點睇？」

阿發曰：「又要我睇？炳哥，你認爲值得放，我有意見。」

大哥炳曰：「照咁睇，百二萬我嚟肯買。」

阿發曰：「照睇就係，炳哥，紅白堂？」

大哥炳曰：「有話有胆有胆，既然佢嚟咁死板，竟然咬死一口價，我嚟亦不妨睇下有有可能許佢一筆。」

阿發曰：「嚟囉文個，我嚟清楚，可以作佢，但紅白堂做得這種生意，我怕佢嚟一定配齊人馬。」

大哥炳曰：「我知，人馬一定有，但我嚟未必在交易之時落手。」

阿發曰：「唔怕，我丟，我會自己！」

冷佬許曰：「發哥，我嚟等米落糧者也，無謂搞喝咗。」

阿發曰：「唔怕，我嚟有貨在手，一定有買家。」

但阿發亦有法子揸主意，只有與大哥炳商議，大哥炳曰：「阿發，你點睇？」

阿發曰：「又要我睇？炳哥，你認爲值得放，我有意見。」

大哥炳曰：「照咁睇，百二萬我嚟肯買。」

阿發曰：「照睇就係，炳哥，紅白堂？」

大哥炳曰：「有話有胆有胆，既然佢嚟咁死板，竟然咬死一口價，我嚟亦不妨睇下有有可能許佢一筆。」

阿發曰：「嚟囉文個，我嚟清楚，可以作佢，但紅白堂做得這種生意，我怕佢嚟一定配齊人馬。」

大哥炳曰：「我知，人馬一定有，但我嚟未必在交易之時落手。」

九七：恐防有失

文囉嚟■歌長田

九七：遇警到來駛車

美影蘇■東尼亞

要進城的前一段小路，却遇上了一部警車，這使史密夫也感到愕然，因爲根據CIA的行動部署，他和兩個KGB人員從越境到飛抵波士頓這一段時間內，不會碰到任何人阻攔，乃至軍人或警員，以保証他們安抵波士頓的。但是現在，竟然冒出一輛警車，如何應付呢？

警車在三人面前停下，伊蓮娜和安東洛夫不免有點惶恐不安，因爲從KGB的情報資料得悉，在邊界地區常檢查身份証之類的証件的，而自己又沒有，豈不是馬上被識穿而功虧一簣了嗎？

未待他們想定，一個警員已推開車門跑出來：「女士先生們，這麽早就晨運？天氣太冷啦，不怕凍壞身子？」

「越冷鍛煉身體才越有效，」史密夫馬上掏出証件，是CIA的証件。

警員一看，馬上敬禮。

「他們兩人是我的同事，」史密夫沉靜地解釋。

「看看他們的証件。」車內的警長突然叫起來。

史密夫馬上掏出証件，是CIA的証件。

警員一看，馬上敬禮。

「他們兩人是我的同事，」史密夫沉靜地解釋。

「沒有，平靜得很，」警員隨口答，仔細打量面前的三個人，「要進城去？不妨搭我們的順車吧。」

「看看他們的証件。」車內的警長突然叫起來。

史密夫馬上掏出証件，是CIA的証件。

警員一看，馬上敬禮。

「他們兩人是我的同事，」史密夫沉靜地解釋。

「沒有，平靜得很，」警員隨口答，仔細打量面前的三個人，「要進城去？不妨搭我們的順車吧。」

「看看他們的証件。」車內的警長突然叫起來。

史密夫馬上掏出証件，是CIA的証件。

警員一看，馬上敬禮。

「他們兩人是我的同事，」史密夫沉靜地解釋。

然而，所謂天有不測之風雲，三人在快要進城的前一段小路，却遇上了一部警車，這使史密夫也感到愕然，因爲根據CIA的行動部署，他和兩個KGB人員從越境到飛抵波士頓這一段時間內，不會碰到任何人阻攔，乃至軍人或警員，以保証他們安抵波士頓的。但是現在，竟然冒出一輛警車，如何應付呢？

警車在三人面前停下，伊蓮娜和安東洛夫不免有點惶恐不安，因爲從KGB的情報資料得悉，在邊界地區常檢查身份証之類的証件的，而自己又沒有，豈不是馬上被識穿而功虧一簣了嗎？

「沒有，平靜得很，」警員隨口答，仔細打量面前的三個人，「要進城去？不妨搭我們的順車吧。」

「看看他們的証件。」車內的警長突然叫起來。

史密夫馬上掏出証件，是CIA的証件。

警員一看，馬上敬禮。

「他們兩人是我的同事，」史密夫沉靜地解釋。

五：新界舊貌不可尋

重逢■王方

健民實是發夢也想不到，他過關入港境時是那麽順利，那些香港官員是那麽斯文有禮，三個月的探親期，就給足三個月，一點也沒有打折扣。當那位負責蓋章手續的官員，知道健民是老香港，但已經三十五年沒有回來過，就對他笑笑，說：「你走的時候，我還沒有出世嘛！」

可不，看年齡，那官員最多不過三十歲。過了境，健民提到那官員，康民却更正他，那不是官員，那是公務員。有分別嗎？康民說有，而且分別很大。香港的公務員包括警員在內，已經可以溝通。

健民想起了內地那些號稱爲人民服務的「同志」，現在謙稱「公僕」的官員，不經漸漸消失了那些令人討厭的官架子，與居民的界線已禁感慨萬千。

康民瞞了兩張頭等火車票，讓大哥坐在窗口位，火車開行時，健民望出窗外，希望可以追尋到往日新界的一點影子。可是，他記憶中的東西一點也沒有找到，羅湖、上水、大埔、粉嶺、沙田，舊貌已不可尋，甚至連耕牛也看不到一隻。而那個馬料水站，已變成大學站，一座嶄新的大學出現在眼前。每到一個地方，健民看到車站名就無法與腦海中的記憶聯繫起來。單從新界的變化，就可想到香港的變化。

五：新界舊貌不可尋

健民實是發夢也想不到，他過關入港境時是那麽順利，那些香港官員是那麽斯文有禮，三個月的探親期，就給足三個月，一點也沒有打折扣。當那位負責蓋章手續的官員，知道健民是老香港，但已經三十五年沒有回來過，就對他笑笑，說：「你走的時候，我還沒有出世嘛！」

可不，看年齡，那官員最多不過三十歲。過了境，健民提到那官員，康民却更正他，那不是官員，那是公務員。有分別嗎？康民說有，而且分別很大。香港的公務員包括警員在內，已經可以溝通。

健民想起了內地那些號稱爲人民服務的「同志」，現在謙稱「公僕」的官員，不

廣播道

■陳浩泰

市之光

■匡成

五〇三：青採子獅

港桃外源■辛海

慧清終于從衣櫃旁走向窗口，看見暖陽下的十七八張親善歡迎的老人臉、壯漢臉、嬌人臉，也有年春人和孩子臉，男男女女的，都在笑……更有人揮手，喊：

「歡迎第一個客人！」

「歡迎第一個客人！」

「歡迎第一個客人！」